

Zoujin Pinkun muqin

走近贫困母亲

——中国“幸福工程”西部行纪实

于全兴 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



走近贫困母亲

Zoujin Pinkun Muqin

——中国“幸福工程”西部行纪实

于全兴 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近贫困母亲:中国“幸福工程”西部行纪实/于全兴著,一北京:

中国摄影出版社,2003.3

ISBN 7-80007-606-7

I.走... II.于... III.不发达地区—妇女—生活—中国 IV.D4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1992 号

走近贫困母亲——中国“幸福工程”西部行纪实

作 者:于全兴

责任编辑:海德光

装帧设计:



出版发行:中国摄影出版社 (北京东单红星胡同 61 号)

制版印刷:山东人民印刷厂

印 张:15.5

版 次:200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ISBN 7-80007-606-7/J·606

定 价:29.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幸福工程

惠及母亲

造福社会

王美一九九五年

为了贫困母亲的明天

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

在中国的贫困人口中,有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贫困母亲。她们中不少还生活在极度的贫困状态,口粮不足、缺乏收入来源,更享受不到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等基本社会福利。她们的文化素质、健康状况很差,80%以上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妇科病。为了孩子和家庭,她们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困苦和劳累。在中国的贫困人口中,贫困母亲的生活境遇最为艰辛。

母亲不应属于贫困。回报母爱,帮助她们摆脱贫穷、愚昧和病痛,应是每个社会成员的责任。为此,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中国人口报社于1995年初共同发起实施“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通过向海内外募集资金,建立幸福工程专项基金,通过卓有成效的救助行动,唤起社会各界对贫困母亲的关注和支持。

治穷——以“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方式扶助贫困母亲发展家庭经济,提供就业机会,帮助她们增加收入,脱贫致富,提高经济和社会地位;

治愚——扶持村一级兴办母亲学校及各类培训班,帮助贫困母亲扫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一、二门致富实用技术,懂得生殖保健知识;

治病——帮助贫困母亲检查和治疗常见妇科病,向她们提供生殖保健方面的健康援助。

幸福工程实施七年来,以扶贫济困、回报母爱的深刻情感内涵和具有鲜明特色的救助模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参与。截至2001年底,幸福工程已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451个县(区、市)建立了项目点,投入资金1.6亿元人民币,另外,“幸福工程”还向各项目点免费提供了1100余万元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帮助贫困母亲治疗常见妇科病。受助贫困母亲已达11.3万余人(户),直接受惠人口逾50万。

在幸福工程各地专设机构的组织管理下,她们利用幸福工程资

助的1000~3000元启动资金以及各项配套服务,经过短短一至两年的辛勤劳动,绝大多数家庭的人均收入从低于当地平均水平超过了当地平均水平。她们还积极参加幸福工程治愚、治病活动,文化、身体素质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许多人成为当地的脱贫致富带头人,有的被选为村、乡、县级干部或人民代表。她们的孩子重新走进课堂,她们的家庭因注入了希望而焕发了活力。她们的经历,昭示着一个朴素的道理:对于贫困母亲,只要给予一点点帮助,给她们一个发展的支点,她们的命运就会发生深刻而生动的变化。

母亲给予了我们人世间最真诚无私、最博大崇高的爱。当母亲需要帮助时,让我们扪心自问:我们为母亲做了些什么?我们还能母亲做些什么?

作为跨世纪的社会工程,幸福工程将继续支持政府西部大开发的伟大战略目标:将把救助领域拓展到城市特困母亲;将始终关注母亲,以帮助贫困母亲为己任。我们愿以真诚而执著的努力,呼唤海内外各界团体、企业、个人同我们携起手来,架起一座爱的桥梁,共同帮助贫困母亲走出贫困,走向幸福!

序

这是一本关于我国西部贫困母亲的摄影书籍。它真实地记录了她们在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特别是在“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的救助下，摆脱贫困走上富裕道路的典型；同时，也记录了由于自然生存条件的恶劣尚处于贫困之中的母亲们的生活现状。它的出版对于我们了解贫困母亲，关心和帮助贫困母亲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幸福工程组委会为更深入地向社会宣传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反映贫困母亲的生活情况，以及展示救助行动以来所取得的成果，决定进行一次“幸福工程——记者西部行”采访活动。家庭报社对此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派遣具有较深造诣的摄影记者于全兴同志具体实施。记者只身对西部9个省市的34个贫困县、85个乡镇、106个村寨进行了采访，行程达5万多公里。圆满地完成了此次任务。在记者的镜头里，既有母亲对困厄中的凄苦和不甘贫穷，渴望幸福的坚毅，更有摆脱贫困后的欢娱。汇集成册的摄影书集对此做了真实的再现。

目前正在全国普遍实施的“幸福工程”也称为“救助贫困母亲行动”，目的就是动员全社会共同关注生活在贫困地区的贫困母亲，通过对她们进行文化教育，传授生产技术知识，提供生殖健康服务。扶助她们参与经济发展，摆脱贫困。希望社会各界都来帮助贫困母亲，让她们与我们一道迈入小康社会。

王光美大姐是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她把“幸福工程”当作自己晚年的事业，殚精竭虑，倾其所有，她的精神和人格力量始终是推动幸福工程的动力。她用自己的言行证明，参与“幸福工程”是一个播种爱和收获爱的过程。于全兴用自己的相机和笔以及不懈的努力实践了这个过程，我想，他是幸福的！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常务副会长
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副主任



2002年12月27日于北京

我走过 我看见

于全兴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采访。我所面对的,是生活在中国西部的贫困母亲。我所记录的,不仅有那些困厄中凄苦的面容和眼泪,更有中国妇女那种坚韧的精神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

公元2001年,我受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的委派,在家庭报社的支持下,只身前往中国西部部分地区,就中国贫困地区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贫困母亲接受“幸福工程”救助的情况和生存现状进行采访。对我而言,那是一片陌生的土地,它所孕育的一切都足以吸引我的目光,尽管行程的艰辛已在意料之中,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背起相机。

历经一年,从白雪皑皑的高原到奔腾咆哮的江河,从荆棘密布的丛林到荒凉无际的大川,爬山涉水,顶风冒险,足迹遍布中国西部9个省市,行程5万多公里,走访了34个贫困县、85个乡镇、106个村寨,采访了301位贫困母亲。以一个摄影记者的亲历,见证了中国西部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我看到,在不发达的西部部分地区,还有许多尚未脱离贫困的母亲。她们承受着我们难以想象的生活重负。她们忍受着饥饿、疾病以及自然灾害的侵袭。她们在抚育生命的同时,自己的生命却变得越来越脆弱。她们的文化素质、健康状况堪忧——80%以上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妇科疾病。

在这个躁动不安的社会中,完成一个纪实摄影计划对于一名纪实摄影师而言,虽然欣慰多多。但我也知道,纪实摄影真正的价值,不是体现在摄影师得到了什么上,更重要的,是要对被摄对象有益。解海龙拍摄的“希望工程”改变了中国贫困地区上不起学的孩子们的命运,而我拍摄的“幸福工程”这些照片,仅仅是实现这样朴素的愿望的开始。我希望通过我的镜头,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个特殊群体、关注“幸福工程”,帮助贫困母亲早日摆脱贫困,走上幸福的生活。

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自1995年成立以来,积极为改善中国贫困母亲的生存现状而努力。几年来,在海内外各种组织和各阶层人

士的支持下,已经取得了显著的业绩。部分贫困母亲在“幸福工程”的资助下,已经摆脱了贫困和正在摆脱贫困,那一张张欢喜洋溢的笑脸就是最好的佐证。

我走过。我看见。

贫困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但是我从贫困母亲的眼睛里,看到的不仅仅有哀怨的眼泪,更有一种对苦难的坚忍和对幸福的执著。

每一幅图片背后都有一个令人感慨的故事。

每一幅图片背后都有一份母亲的希望。

目 录

■ 在青海

母亲的祝福	3
最该有点什么的时候,偏偏什么都没有	5
巴颜喀拉山的雪	7
巴青才仁:让吉祥幸福永远伴随着你	17
我递给她一只鸡蛋,她把鸡蛋缓缓送进孩子的嘴里	21
安尔存的幸福生活	24
亲情就像一块晶莹的石子	27

■ 在甘肃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30
母亲望着破草屋犯愁:哪家姑娘会嫁到这样的家	31
在秦始皇的家乡	33
小尾寒羊给母亲送去温暖	34
穷得连土都要偷	36
儿子偷了母亲养的猪	38
水就像鲜血一样珍贵	48

■ 在宁夏

李玉霞的幸福工程	54
母亲说:种子不能烂在家里,要撒在土地里	56
唉,讨饭讨来的粮食还让小偷偷了	60
孩子想上学,可交不起学费	64
能去内蒙古打工是一种幸运	68
编织希望的母亲们	69

■ 在贵州

国家级贫困县的含义	74
吊角楼里何国相	77
这么穷,国家还给我们照相,真不好意思	82
善良像暖流,滋润着母亲的心田	87
褚仁敏的豆腐坊	89
美丽着,但却贫困着	90
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94
贫困的母亲们需要一个支点	103

■ 一进云南

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车意味着什么	108
山里山外苦聪人	109
罗秀花的编织梦	112
哈尼族人的梯田申报了专利	114

■ 在重庆

覃纯菊——大巴山母亲的一天生活	118
熊昌碧的掏沙梦	126
修路的女人穿着最漂亮的衣裳	134
山顶人的需求	139
充满阳光的旅程	144
脱得了贫,生不起病	145

■ 在四川

九分高山一分沟	152
绿水青山枉自多 阳光无奈赤贫何	153
母与子	158
40元学费?不,我们交不起	162
生死劫难	164

■ 在陕西

潘云鸽：干起活来不顾命的母亲·····	170
张小英：谁能给贫困母亲一个支点？·····	173
母亲，永远有操不完的心·····	175
生活就像石碾子·····	182

■ 在内蒙古

贫困母亲感谢幸福工程·····	186
贫困交加的感觉·····	188
付莲琴：蔬菜暖棚温暖着我的心·····	190
幸福工程幸福井·····	192

■ 二进云南

王秀梅：翻身就像翻大山·····	196
茅屋为秋风所破·····	201
顾彩莲：小病挺挺，大病等死·····	204
西畴精神：搬家不如搬石头·····	208
这山望着那山，那山有垅有竹林·····	210
小凉山的孩子们·····	213
到医院去生孩子？没想过·····	218
有电，但我点不起灯·····	219
陶登林的喜怒哀乐·····	222
我不忘 我希望·····	224

后记

Z a i Q i n g H a i

在青海

在青海

这是新世纪开始的第2天，人们刚刚经历过了新世纪来临的兴奋。热闹过后，北京冬天的大街上格外寂静，人影稀疏，只有一阵阵寒风从我的耳边滑过。

我站在空旷的首都国际机场，感觉到微微刺骨的寒冷，内心里陡然有了一种孤独。

此次远行，我拒绝了所有人的送行，包括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

说起这次远程采访，似乎来得有些偶然。半个月前，我所供职的报社——《家庭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辑仪宏伟先生通知我，受幸

母亲的祝福

2001年1月2日

星期二

北京 晴



福工程全国组委会的委托,报社派我前往中国西部部分地区,用一年的时间,对“幸福工程”实施成果及贫困母亲的生活现状进行采访。

我对于“幸福工程”的了解始于1996年,那年4月幸福工程天津组委会成立,我参与组织了天津市的募捐活动。当时,就有一种朦胧的愿望萦绕着我,想着什么时候,能够用我的镜头去记录中国贫困母亲们的生存状态。

我毕竟搞了几年的新闻摄影,对镜头的钟爱犹如自己的眼睛。当世界被框定在镜头里的时候,熟睹的生活细节便一下子变得异常凝练了。当我从定影液里取出一张张照片,那一个个凝固的世界仿佛灵动起来,生命立即在黑白的底片上还原成逼人的真实。

几年前,我转移精力去做报社的经营工作,但依然不能割舍自己的摄影情结。

今天,一个几年前就有过的愿望,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但忽然间,我的心底却有了一种说不清楚的茫然。就像一个渴望远行的人,打点行囊即将出发,却不知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样的路途。

临行前,仪宏伟先生和我与一些新闻界的朋友一起喝酒,聊起了我此次远行的事。我不记得自己喝了多少酒,只是很有些酒意。我只记得,席间仪宏伟先生嘱咐我的一句话:于全兴,我只要求你活着回来。

我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

就要远行了,我去看望了我的母亲。我很小就失去了父亲,母亲对于我的重要,是那些双亲孩子体会不到的。

母亲只是影影绰绰地听说我要去很远的地方,我也把这次采访的危险性说得很含糊。毕竟母亲的年岁大了,再也承受不了太多的压力。母亲为我包了一顿饺子,她一个个捏着,捏得很仔细。吃饭的时候,我们娘儿俩很少说话,默默的像是维持着一种心灵的交流。然而,就在我刚刚走出门的时候,忽然听到了母亲的声音:

“兴儿,道上小心。”

我回头。母亲正倚在门口儿,仍是那一脸慈祥的微笑。

“多加小心。”她又说了一句。

我笑一笑,转身走了。

哦,我去采访母亲,我得到了母亲的祝福。

在北京机场,当我背着沉重的摄影包踏上舷梯的时候,在我面前蹦跳着一个小姑娘,她头顶上红色的蝴蝶结随风飘动,孩子的笑容很灿烂,像和煦的阳光,看了叫人心里暖融融的。我的女儿与她

年龄相仿……我的心紧紧揪了一下。我想,在以后持续的采访中,只要条件允许,每天晚上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与家人保持联系。听到女儿的声音,那个晚上我才会睡得踏实。

飞机腾空的时候,我朝舷窗外望了一眼。那座熟悉的城市离我越来越远,像是在一瞬间,一种机缘将我抛进了另一个世界,拉近了空间与时间的距离。生活给了我一次机会,如此近距离地走进贫困。机上的同行者们渐渐进入了梦乡,我却睡意全无。想来我做记者也已经十几年了,但是即将开始的西部采访却是从来未经历过的……

飞机不愧为现代社会的交通工具,几个小时就能够把人放置截然不同的环境中。

冬天的西宁与北京相比更加寒冷。

1月3日,与青海省计生协会的同志进行了出行前的准备,靳培德秘书长为我准备了治疗高原反应的红景天和安乃近药品,以及一些氧气制品。

之所以第一站选择青海,是因为青海地处遥远,采访青海后可以到甘肃,再到宁夏。

年前,在北京开会的时候,遇到青海省计生协的秘书长靳培德。他讲,如果我的采访安排在一月初,可以跟随他们的考核工作组一同行动。一来人多,二来可以保证交通工具。但是极为不利的是在这个季节,青海气候很差,加上海拔又高,危险性很大,不知你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住。

我对自己的身体还是自信的,所以便如约在一月份到达了青海省的省府所在地——西宁市。但是后来我才明白,我的这种自信是多么的幼稚,此次行程绝不等同于过去我在青海旅游地区的经历。这是真正的青海,青海的另一面:大自然稍微一变脸,就让人吃不消。

4日清晨,我跟随靳培德秘书长及省里考核组的两位同志,一行五人乘坐三菱吉普车,前往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到了下午3:20,我们的车子驶上了海拔4300米的鄂拉山。登高远眺,天高云淡,空气中有阵阵刺骨的寒风掠过,像是天国的拂尘拂去人间的尘埃。

傍晚,天蒙蒙黑的时候,我们停留在兴海县的一个叫温泉的小

最该有点什么的时候,
偏偏什么都没有

2001年1月4日

星期四

青海 晴